



左图：伍尔芙。  
右图：《伦敦每日镜报》上的照片。其中，伍尔芙女扮男装（左手那位大胡子的“绅士”）。

想写点不一样的东西，一部非同寻常的、美妙的、简约而精致的作品。”两年后，旅居法国的菲茨杰拉德在南部小城圣拉斐尔，完成了《了不起的盖茨比》的初稿。

这本杰作中的杰作，没有在菲茨杰拉德在世时给予其期待中的名利双收。他困惑、失望、消沉，酗酒的恶习再度升级，并最终被酒精彻底摧垮，去世时年仅44岁。四五年后，《了不起的盖茨比》变得家喻户晓；时至今日，累计卖出近3000万册，单单电影就拍过五个版本。要是菲茨杰拉德还活着，他完全可以在版税里打滚，而不是拿着最后一笔仅有13美金的版税支票，

且憾且恨地离开人间。

菲茨杰拉德创作过一部自传性质的随笔集《崩溃》，该书的书名也是伍尔芙的心情写照——1941年3月28日，一生饱受精神分裂症状困扰的她投河自尽，终年59岁。冥冥之中，也许死亡的阴影始终若即若离，“我的大冒险就是普鲁斯特。是啊——那之后还有什么能写的”，在伍尔芙创作自己首部实验性作品、小说《雅各的房间》的1922年，她所崇拜的普鲁斯特接受了死神的召唤。春日，他在谈到《重现的时光》（《追忆似水年华》第七卷）时说，“这是个重大新闻。昨晚，我写下了‘结束’这个词（指

全书的写作已完成）……现在我可以瞑目了”。

创作的过程里，伍尔芙孜孜求取于古希腊的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以及近现代的契诃夫、普鲁斯特、康拉德、乔伊斯和艾略特等人。作为著名的现代主义作家、女权主义者，伍尔芙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毋庸置疑，艾略特更指出，伍尔芙“是这样一个神秘文化圈（指布鲁姆斯伯里团体）乃至伦敦文学界的灵魂人物。她之所以有如此高的地位，是因为她的才赋已经与她生活于其中的时代环境水乳交融，这完全是史无前例的，而今后恐怕也不会再有了。在她身上，我们可以感受到维多利亚女王时代中上阶层高贵而又优秀的文化传统——在那样的文化背景中，艺术家们既非那些趾高气扬的赞助人的奴仆、贵族富豪家的寄生虫，又非乌合之众、平庸之人寻开心的工具；在那样的文化背景中，艺术的创作者和欣赏者的地位平等，不分高低贵贱。随着伍尔芙的逝去，一种文化模式也正在土崩瓦解——从某种角度而言，或许她就是这种文化的唯一象征吧，但这是因为在她生活的那个年代，她是这种文化最忠实的践行者”。

在那样的文化背景中，**艺术家们既非那些趾高气扬的赞助人的奴仆、贵族富豪家的寄生虫，又非乌合之众、平庸之人寻开心的工具。**